

绿茶

美的记忆

薛镇歧 文

在读中学的20世纪60年代初，歌剧《江姐》风行全国，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，《红梅赞》是我们的青春之歌。

因在报刊发表一些文学作品，常常能收到文联或报社寄来的电影戏剧观摩券。观看无锡市歌舞团演出的歌剧《江姐》，别有一番情趣。

在优美的音乐声中，当扮演江姐的女演员陈大妹登台亮相时，她那绚丽的风采犹如一江春水涌来，使我浮沉在美的浪潮中。可到了下半场，虽然是同样优美的唱词，曲折的剧情，原本浓浓的兴趣，却渐渐淡下去了——因为扮演江姐的，已换了另外一位演员。这时候我明白了，为什么在当时无锡的城镇乡村，无锡市歌舞团青年女演员陈大妹的美与演技，是许多人的谈论话题。

五年后，我调进了市里的文艺创作组，参加了一部大型歌剧的创作。因是市里重点项目，我们近十名创作人员住进了太湖岸边的茹经堂。人武部有一个排驻扎在那里，我们的伙食由他们提供。使我感到意外的是，我们的伙食比战士们丰富得多；更使我感到意外的是，在近十名创作人员中，负责作曲的，竟然是从歌舞团借调来的，陈大妹的丈夫李允。使我有些失落的是，李允长相平平，看上去比陈大妹要大好几岁。

温柔的黎明，霞光吐露，茹经堂院落的绿树丛中，传出了悠扬的小提琴声。拉的是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中的伴舞独奏曲。琴声如泣如诉，令人如痴如醉，周围的一切，在琴声中美了。循声望去，拉琴的是李允。我猛然醒悟到，为什么在众多的追求者中，陈大妹选择了李允。

田鸡浜156号，是无锡市中心小弄中的一座老式平房，在如今的高楼林立中，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五十年岁月如风中柳絮轻轻飘过，我依然铭记着它，是因在这户寻常人家中，我经历了人生路上难得一见的美的绽放。

一天上午，听说我要回城到创作组去办些事，李允急匆匆地来找我。他微笑着对我说：“可以帮我带些东西晚上送到我家里去吗？”能走进陈大妹的家门，是当时许多人的向往，想不到这种好事，落到了我身上。下午，满脸汗水的李允拎着一

大篮桃子出现在我面前，这是他步行到大浮林果场的桃园中，一只只选下来的。使我感到奇怪的是，在一大篮桃子中，没有一只白里透红的熟桃子，全是清一色的生桃子。没等我把心中的疑问说出来，李允就甜蜜地笑着对我说：“大妹吃桃子与别人不一样，喜欢吃能削皮的青桃子，她说这种桃子的脆甜，比苹果的滋味还好。”说完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我，上面写着：田鸡浜156号。

自从调进创作组后，因在歌舞团搭伙，常常能见到陈大妹。但仅仅是在饭厅的人群中，偷偷地看她几眼。有次她发现了我的目光后，浅浅地对我笑了笑。好几次萌生过与她说几句话的冲动，却始终没有向她走近。感谢那篮桃子，使我有了一回回味无穷的一幕。在田鸡浜156号，陈大妹优雅地从我手中接过那篮桃子后，微笑着对我说：“在《红无锡报》上，我读过你写的诗，写得与《江姐》里的歌词一样，充满激情。我们歌舞团到部队去慰问演出时，朗诵过你的《长城颂》，配上音乐后，效果非常好。”这样的话，在这样的人口中说出，有谁听了后，心中能不泛起一层涟漪呢？从篮子中捡了一只最大的青桃子洗干净后，陈大妹坐在一盏三十支光的电灯泡下低头削了起来。灯光如同微红的烛光，照着她俊俏的脸容，长长的睫毛，纤细的手指……难以忘却的是，她把那只削好的桃子递给我时的手势与眼神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上海电影制片厂到无锡拍摄故事片《龙腾虎跃》。当女主角王丹凤在群众演员中见到陈大妹后，情不自禁地说：“啊！这么美的人，如果不能在银幕上留下她的身影，是非常可惜的事情。”在王丹凤的热心帮助下，陈大妹在轰动一时的电影《七月流火》与《柳暗花明》中扮演女主角。影片的巨大成功，给予她的是经久不息的掌声。她的名字随着流火，柳暗，花明，而家喻户晓。

已经好多年没有见到她了，一位最近采访过她的女记者对我说：“陈大妹的风度仍然很好。”我想：毕竟是年近八十的人了，也许流逝的时光，已洗褪了她的芳华，但她的美，还是那么鲜明地闪现在我的记忆中。

你我他

码字的朱先生

迟悟 文

退休了，有人打麻将，有人跳广场舞，有人含饴弄孙，有人满世界跑天天晒“夕阳无限好”，朱先生独辟蹊径：码字。十年间码了几百万字，且装订成册印刷出版。

不久前，结识朱先生，赠我十年间码的六本书，分别是《三味集》《菜花香》《装卸主任》《路峰诗抄》《故乡炊烟》《胜似闲庭信步》，惊得我嘴张得久久不能合上。自己也算码字的，陆陆续续发了不少豆腐块，也想拾掇拾掇弄个集子，一直未果。一是考虑钱，书号加印刷，最少四五万元；二是考虑销路，弄个几百本书，销不了压手上，浪费纸张还闹心。

所以拿到七十多岁朱先生的书，汗颜膜拜，百感交集。想起一句老话：前怕狼后怕虎啥事也干不成。朱先生埋头码字，不问收获，不问读者，码出了大妈们跳广场舞的劲头，开辟了自娱自乐的新途径。

朱先生说码字是年轻时在部队结的缘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应征入伍。当时，吃饱肚子是所有人梦想。穿上军装，有吃有穿，比今天考上985、211令人羡慕。因此到部队高兴得几天没睡好觉，撸起袖子干劲冲天。一次军报要一个人物通讯，团里指定高中文化的他完成。朱先生不知人物通讯是什么，首长叫干绝不能含糊。想到看过的雷锋故事，琢磨了一夜，学着写了一篇七八百字的东西。交上去半个月后，一天连指导员把他叫到连部，拿着报纸指着边角上一个小豆腐块，说他写的。激动得一时语塞。

这是朱先生的处女作。不管是什么文体，那个报上的小豆腐块，一辈子难忘。转业后进入铁路，不论当工人还是做管理者，没丢掉码字。

“天天写，写什么？”朱先生说看到什么、想到什么、遇到什么，就写什么；散

浮世绘

无锡冬日

陶生峰 文

“每每到了冬日，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了岁月。年是冬日中间的分界。有了这分界，便在年前感到岁月一天天变短，直到残剩无多！”冯骥才在《冬日絮语》里写道。

对于一个出生在北方的人，如我，冬天要是不刮风、不下雪，便觉得不是一个完整的冬天。

离乡三载，每次回家大约只能在冬季，目睹肃杀的天地、冰封的黄河、萧索的荒村，心中平添了许多悲凉。

飞渡关山，跨越秦岭，纵横千里来到吴地，却发现江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，只有那淅淅沥沥的小雨声，滴滴答答打得人心烦，偶尔飘几粒雪花，瞬间在空气中消失得无影无形。对于一个刚到江南的人，像我，冬天要能看得见暖日，便觉得是怪事，而江南的冬天是响晴的。自然，在亚热带的地方，日光是永远那么晴热，响晴的天气，有点叫人惊喜。

大抵我的运气是不错的，在享受日光恩赐的同时，2018年的第一场雪让我觉得非常稀奇。整整有三年我是没有见过雪了，只能在微信朋友圈看着家乡亲友晒出的雪景聊以自慰。

那一年，年关将近，一场裹挟着冷空气的朔风，穿越大半个中国来到江南平原，入夜，雪花洋洋洒洒地下着，晨

文、小说、诗歌，样样来。尤其以诗歌为主。六本书中，两本诗歌专集。《老无锡画像》：南门豆腐北门虾/西门柴担密如麻/只有东门呱啥卖/萝卜青菜加生瓜。诸如此类的诗，在朱先生文集里随处可见。虽然质量不算上乘，写个上百首，首首不一样，不是烧一点脑细胞能写出来的。

还让我惊讶的是朱先生不会用电脑，一笔一画写出六本书，估计在无锡没有第二人。他的房间一张桌子、一盏台灯，剩下的就是满地稿纸；有印上线条格子的信笺，也有A4纸；还有看上去半张、缺一角等废纸，都用来写字。房间里能写字的空白纸，全被他密密麻麻写了文字。晚上爱人在客厅看电视，他就在房间里码字。尽管上了年纪，码兴奋了，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，熬个半夜三更常有的事。出书时，拿着稿子花钱请人一一打出来。打多了，打字的女孩熟悉他的字，写得再潦草都能认出来。除了两本书买了书号，为正式出版印刷外，其余四本，朱先生交于家门口广告公司印刷。六本书总计花了七八万元钱。

著书立说，自古是专家学者的事；吟诗作赋，似乎也是文人墨客的事。朱先生是另类，他不认为自己是作家诗人，码字完全出于爱好，出于退休后打发时间。天天码字，天天动脑子，有时还激情澎湃一番，朱先生觉得既动手又动脑，防老年痴呆。退休后，朱先生医院很少去，除了略瘦外，其他都很好。

书出来送送人。朱先生不嗜烟酒，过去同事，包括亲戚朋友见面，不递烟，不请酒，不送礼，但会送几本自己写的书。

朱先生，全名朱听德。虽然他的书上不了街面书店柜台，更上不了热书榜，但我想，送自己写的书，应该是人生和生活中一件令人向往和高雅的事。

起，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般的江南雪景图映入眼帘。

走在街上，很多人打着伞在雪中蹑手蹑脚地缓慢前行，北方的人却是一点也不“矫情”的，在下雪天是从不打着伞的，让雪花落在头发上、衣帽上，尽情和雪花亲密接触，呼吸着雪的气息，品尝着雪的味道。

闭上眼睛想：无锡，一个江南老城，有山有水，一城山水半城湖，像盖了一层洁白的棉被一样，装扮成了一幅山水画，暖和安适地睡着，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。

最怕的是下完雪之后的两三天。俗话说“下雪不冷化雪冷”，看吧，雪在慢慢消融，只有山坡上背阴面卧着点雪，对，这是张小水墨画，无锡有吴冠中、徐悲鸿这样的名画家，也许是他们画的吧。在家还是很冷的，没有暖气的缘故，很多人穿很厚的居家服，还是冻得畏畏缩缩。

运河上，那水呢，不结冰，终年有许多货船在熙熙而来，此刻就如行走在了一幅巨型的山水画之中，忙碌的船家自然无心欣赏岸边的美景，远方的家人正在等他们回家过年。

这就是冬天的无锡，非常美丽，却不那么冻人。



惠山秋色

摄影 金石声